



## 給青少年的莎士比亞 (1564-1616)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Hamlet (1)

何一梵  
I-Fan HO  
英國雅伯威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 UK) 戲劇博士

### 1.

讓我們先從這齣戲的結局開始：

當Laertes告訴Hamlet，他們兩人已被毒劍所傷，無藥可救了。而在劍上塗毒，正是國王Claudius的主意。Hamlet轉向Claudius，接著發生了下面的事：  
哈：劍頭也塗了毒藥？— 那麼，毒藥，你去發作吧！[刺國王]

眾：反了！反了！

王：啊，朋友們，還要保護我，我只是受傷了。

哈：好，你這個亂倫殺人該死的丹麥王，喝下這杯藥去！你的珍珠在這裡面吧？跟我母親去！[國王死]

(以上為梁實秋先生的翻譯)

英文是：

HAMLET: The point!--envenom'd too!

Then, venom, to thy work.

[Stabs KING CLAUDIUS]

All: Treason! treason!

KING CLAUDIUS: O, yet defend me, friends; I am but hurt.

HAMLET: Here, thou incestuous, murderous, damned Dane, Drink off this potion. Is thy union here?

Follow my mother. [KING CLAUDIUS dies]

Claudius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有沒有讓你覺得很奇怪的地方呢？莎士比亞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 2.

對於上面這個問題，每個人當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我的看法，則是從兩個歷史背景的追溯開始的：

在「導論」中提過，莎士比亞的劇本都有故事來源，有時候還不只一個。在那時，「原創性」不是一個被強調的概念。那麼，Hamlet這個故事則是從哪裡

來的呢？

根據學者的研究，至少在十三世紀初期，丹麥有一個叫Saxo Grammaticus的歷史學家（可能也是個修士），在他的書中，記載了一個叫Amleth的故事。故事的大意，你可以猜到，跟Hamlet差不多：Amleth是個王子，父親被謀害，叔父繼位，媽媽嫁給叔父，自己為怕遭到不測，也裝瘋賣傻

這個故事在Saxo Grammaticus之前，到底已經流傳了多久，學術上難有定見，有人甚至認為這應該是來自於一個北歐傳說（saga）。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也不知道什麼原因，Amleth這字的尾巴（h），跑到了前面，變成了Hamlet。

到底有多少人在莎士比亞之前也改編過這個故事，也很難說清楚了。在這個故事流傳的過程中，這裡動動，那裡修修，也沒有一個固定標準的樣子（除了Amleth，有時主角還叫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 HAMLET

Hamleth)。但是，今天比較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是有一個叫做Thomas Kyd的劇作家，在1589年，差不多是莎士比亞寫Hamlet的十年前，也寫過一個Hamlet，而且頗受觀眾歡迎。根據文字紀錄，一直到1594年與1596年，Thomas Kyd的Hamlet都還有上演的紀錄。這時，已經是莎士比亞開始在倫敦活躍的年代。

莎士比亞應該是看過這齣戲的，只是，很可惜，Thomas Kyd的Hamlet今天已經亡佚了。這讓有些學者爭論，這個劇本其實不是Thomas Kyd寫的，而是莎士比亞自己早期所寫的一個Hamlet的版本——讓我們把這個爭論留給學者去傷腦筋吧！不過，為了區別起見，今天我們都把據稱是Thomas Kyd的Hamlet叫做Ur-Hamlet（Ur是原版的意思）。

Ur-Hamlet失傳了，這讓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出莎士比亞到底在什麼地方動動修修，做了與Ur-Hamlet不同的改編。不過，當時有些人在自己的日記或其它文字記錄中，寫下了看完Ur-Hamlet的觀後感。根據這些觀後感，我們大概知道，Ur-Hamlet應該是屬於當時很流行的一種戲劇型態，叫做「復仇悲劇」（revenge

tragedy）。

關於「復仇悲劇」長什麼樣子，也就是它的風格、型態等等，我會在後面進一步說明，這裡先暫時給一個望文生義的解釋：它是一種以復仇、殺戮、暴力、血腥等情節或場面來訴求觀眾的戲劇。不過，這裡要從探究「復仇悲劇」在當時的流行出發，去進行一次戲劇史的簡短回顧。

### 3.

在莎士比亞的時代，拉丁文跟今天的英文相似，是一種國際語言。為了學習拉丁文，特別是古典拉丁文，許多羅馬時代的文獻就成為重要的範本。其中，曾經當過Nero皇帝家庭教師的Seneca（Lucius Annaeus Seneca the Younger，生卒年大約是4 B.C.到65 A.D.），他的著作更是被廣泛閱讀。（附帶一提：Nero，中文翻譯成「尼祿」或「尼洛」。在他統治期間，羅馬發生了一場大火。在後人的渲染下，Nero成了焚城的暴君，甚至今天有一個燒錄軟體都以他命名，放在電腦桌面的圖像，就是

一個失火的羅馬競技場。）

Seneca是哲學家、演說家，古典拉丁文的運用當然足堪典範。更重要的，他也是劇作家，有十個據稱是他所寫的劇本流傳下來（當中有兩個被學者認為不是出自他的手筆）。Seneca的劇本比較適合唸，不適合演，他在劇本中不吝處理暴力、血腥的場面與語言。因為這些劇本在伊利莎白時代被廣泛閱讀之故，一般認為，Seneca的悲劇對當時的「復仇悲劇」有很直接的影響。在前面提到對Ur-Hamlet的觀後感中，就有人描繪Ur-Hamlet的語言，非常有Seneca的味道。

在Seneca的十個劇本中，除了一個劇本Octavia之外，其它劇本，都是取材自希臘悲劇。但是，對於暴力、血腥場面的處理，希臘悲劇卻與Seneca的悲劇完全不同。

希臘悲劇中的內容，有的是亂倫、謀殺、弑父、弑母、弑子等讓人不忍卒睹的情節。但是，在今天留下來的31個希臘悲劇中，卻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所有殺戮（killing）的場面都是被隱藏的。也就是說，它們都發生在舞台之外，沒有被演出來。或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 HAMLET

許透過某人的報告，把過程說給觀眾聽；或者讓觀眾聽見舞台外有一聲尖叫，再讓屍體被拖出來，種種手法，目的都相同：把這種本來會血腥的場面，予以隱蔽，不給觀眾看。

希臘悲劇為什麼要用這麼含蓄的手法處理殺戮，理由莫衷一是：有人認為，因為希臘公民，也就是看台上的觀眾，都是當然的軍人，都有在戰場上真的殺人的經驗，舞台上「演」殺人這件事顯得太假，很難有說服力。為了藏拙的原因，所以把殺人的場面的省略了——當然，這只是後人猜測的諸多原因之一而已。

不管起因為何，我相信，隱藏殺戮的場面，即便是不成文的，讓所有的希臘劇作家都明白了一件事：戲劇應該訴求觀眾的，應該是這些殺戮之所以發生的動機與理由，而不是聳動的殺人場面。是對這些動機與理由的探討，觸動了我們心中對人類處境的關心、思索、惋惜、悲憫。至於殺人的場面，雖然可以在感官上立即捉住觀眾的眼睛，製造情緒上的煽動，但不會讓人的大腦想得太多。

Seneca在劇本寫作上，就不太明白這個道理。當然，這情有可原：在古羅馬時代，主流的公眾娛樂活動已不是戲劇，而是鬥獸競技，就是你在電影《神鬼戰士》（*Gladiator*）中看到的那種人跟人、或人跟野獸生死相搏的活動。不要忘記，在競技場裏，觀眾真的可以看見有人被殺死的，

換句話說，對這些習慣「吃重鹹」的觀眾，戲劇中遮遮掩掩的死亡場面，是太「清淡」了，難以滿足他們的胃口。Seneca的戲劇中那些殘忍的劇情與場面，大概也是這種「重鹹」口味的驅使下，自然而有的產物。

我不知道，在伊利莎白時代，受Seneca影響而寫出「復仇悲劇」的作家們，是不是在生活中的享受人活生生地被殺死的場景（當時執行死刑是公開的，但，這不能叫娛樂！）。但我想他們都知道，舞台上嗜血的殺戮場面永遠會讓人興奮。

Thomas Kyd的*Ur-Hamlet*沒有留下來，但是，他寫的另一個劇本《西班牙悲劇》（*Spanish Tragedy*）卻被保留至今。透過這個劇本，我們可以一窺「復仇悲劇」的風格與血腥場面的處理，還有，揣測*Ur-Hamlet*（如果是Kyd寫的話）可能的樣貌。

#### 4.

Hieronimo是西班牙聯軍的主帥，他的兒子Horatio在與葡萄牙的戰役中，俘虜了葡萄牙王子Balthazar。可是，西班牙的Castile公爵之子，也是西班牙國王的姪子Lorenzo，硬說Balthazar是他俘虜的，與Horatio相爭不下，最後，西班牙國王只好折衷決定：葡萄牙人若付贖金來，錢將歸Horatio所有，但葡萄牙王子現在則由Lorenzo管轄。

在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展開外交交涉期間，被俘虜的王子Balthazar並不安分，看上了Lorenzo的妹妹Bel-imperia，沒想到Bel-imperia已經與Horatio相愛。這不但使Balthazar非常嫉妒，也讓才與Horatio結下樑子的Lorenzo更為光火。於是，Balthazar與Lorenzo兩人決定聯手，除去Horatio這個眼中釘。

在一個黃昏時分，Horatio與Bel-imperia在Hieronimo自家的花園約會。Bel-imperia吩咐侍女在外面守候，注意有無閒雜人等靠近，沒想到，她的侍女背叛了她，引來了Lorenzo、Balthazar與他的侍從。接下來，請想像這些動作在舞台上演出的情景：幾乎沒有太多廢話，三個人把Bel-imperia強行拉開，並把Horatio吊在一棵樹上，用刀刺進他的身體，而且刺了又刺，直到Horatio斷氣為止。其間，還伴隨著Bel-imperia驚恐的尖叫與哀嚎。

這場戲並沒有在這裡結束，當兇手們把Bel-imperia帶走後，那具垂吊在樹上的屍體仍然留在舞台上，被觀眾目睹著，接著，老爸爸Hieronimo出現了。他在熟睡中被尖叫聲驚醒，走到花園中探究真相，驚愕地發現樹上的屍體，將之放下，再懷疑、證實、悲嘆這人是自己的兒子——這差不多是30多行的獨白。

這是《西班牙悲劇》這齣復仇悲劇中第一個血腥的場面。不但將謀殺活生生地呈現在觀眾眼前，還有一具觸目驚心的懸吊屍

體，可以想像，在視覺上，這是非常聳動的畫面。

但聳動的場面還不只如此：

Hieronimo下定決心要為兒子復仇，卻苦於無從發現誰是兇手，心力交瘁之下，行為竟有點古怪起來。直到有一天，收到來自Bel-imperia的血信，告訴他Lorenzo與Balthazar就是兇手。Hieronimo無法確定這樣的指控，倒是Lorenzo自己疑心生暗鬼，逐步將自己的僕人與Bel-imperia的侍女滅口。儘管機緣巧合，Hieronimo在Bel-imperia侍女的屍體上發現了一封信，證實了他對Lorenzo與Balthazar的懷疑，無奈Lorenzo是皇親國戚，使國王無法為Hieronimo主持正義。Hieronimo決定，此仇只能私了。

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的外交協商，竟是讓Balthazar與Bel-imperia締結政治婚姻，以強化邦誼。婚禮當天，Hieronimo被指派負責婚宴上的娛樂。他寫了一齣悲劇，說服Lorenzo與Balthazar上台扮演其中的角色，並讓自己與Bel-imperia也參與演出。開演之前，Hieronimo的妻子因長期悲傷過度，心智失常，自殺身亡。在演出中，根據劇情與角色，Hieronimo扮演的角色手弑了Lorenzo扮演的角色，而Bel-imperia則是先殺了Balthazar再自殺。接著，Hieronimo搬出自己兒子的屍體，並對兩國王室的成員，用自己的身分說出真相：所有在舞台上用的武器都是真的，所以，所有的殺戮也都是真的，

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在內，現在舞台上躺了四具貨真價實的屍體。

Hieronimo本欲上吊，卻被眾人攔下。兩國國王與Lorenzo的父親Castile公爵競相怒罵Hieronimo的居心，Hieronimo索性將舌頭咬斷。Castile公爵要Hieronimo寫下自白，Hieronimo藉故要一把匕首意欲削筆，卻以此刺殺了Castile公爵與他自己——舞台上的屍體又因此多了兩具。

《西班牙悲劇》就在這個「堆屍如山」的場面中結束。對當時習慣看「復仇悲劇」的觀眾來說，這樣的場面其實反映著他們的「口味」。另外，如果Thomas Kyd真的是*Ur-Hamlet*的劇作家，可以想見，*Ur-Hamlet*中，大概不乏這樣殺戮的場面，或者說，劇作家在舞台上殺起人來，毫不手軟。

但是莎士比亞的Hamlet則不是如此。其實，一路回溯，我們發現一條鎖鍊，聯繫著莎士比亞的*Hamlet*——復仇悲劇與*Ur-Hamlet*——Seneca的悲劇——希臘悲劇。在這裡，西方戲劇史上兩次高峰期，各占了一頭一尾。學者們在比較西方戲劇史上的這兩個高峰期時，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念、理論以為解釋，有的甚至非常高深莫測。但這裡，我只想提出一個簡單的觀察：作為一個劇作家，莎士比亞跟古希臘劇作家一樣，都警覺到一個寫作技巧上的要求：殺戮的動機與理由，比殺人的場面重要。

儘管，莎士比亞是花了一段

的時間才明白這個道理的。

#### 5.

為了能在當時的劇壇立足，年輕的莎士比亞似乎不能免俗，要透過寫「復仇悲劇」來證明自己。在他早年的劇本*Titus Andronicus*《泰特斯》中，裡面不但有多達14個人被殺掉，還有強暴、殘肢、活埋、發瘋、剪舌頭以及吃人肉大餐等情節，其血腥殘忍的程度，遠勝《西班牙悲劇》甚多。

如果莎士比亞的劇本風格一直都是如此，那麼今天我們實在沒有多討論他的必要，因為這不過是另一個比Thomas Kyd更「殺人不手軟」的劇作家而已。

所幸的是，進入成熟期之後的莎士比亞，在處理舞台的殺戮場面上，展現了一種自覺與自制，不再靠弄弄這種聳動的場面，刺激觀眾的感官。唯一的例外，可能是*Julius Caesar*《朱利阿斯·西撒》。在這個劇本中，西撒大帝遇刺的場面的確是被活生生演出來的。只是西撒遇刺的故事在西方非常有名，可以相信，幾乎每個莎士比亞的觀眾都知道這個故事。換言之，觀眾在看戲之前，心理已有了準備，預期到這個殘忍場面的發生。所以，雖然我們無法知道為什麼莎士比亞要這麼安排，但可以料想，因為觀眾心理上已有準備，比起那些「復仇悲劇」，這個殺戮的場面對觀眾的衝擊已降低很多。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 HAMLET

(附帶一提，在*Romeo and Juliet*《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莎士比亞用了同樣的方法：在全劇的開場白中，莎士比亞就已經先告知我們，劇中的相戀的一對年輕情侶會死。這等於為觀眾打了一劑「預防針」，讓觀眾對悲劇的結尾，有所準備。)

*Julius Caesar*的個案剛好讓我們明白一件事：成熟的莎士比亞是有能力安排這種殺戮的場面，只是他刻意避開而已。在其他的悲劇中，這樣的場景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一如在*Hamlet*中看到的一樣。

讓我們來看一下*Hamlet*中所有的殺人場面（觀眾看到的才算，聽到的不算）：

第一個死在觀眾眼前的，是Polonius - Laertes與Ophelia的爸爸。在第三幕第四景，他躲在皇后Gertrude的房間中，準備刺探Hamlet行為詭異的真正理由。卻被Hamlet誤認為躲在掛毯（arras）後的是叔父Claudius，於是一劍刺去，掛毯掀開，才發現被刺死的是Polonius。注意：在這裡，舞台上真正發生的，也是觀眾實際看見的，是Hamlet一劍刺向了掛毯，而不是Polonius的身體，還有聽見Polonius在掛毯後的驚呼：「喔！我被殺了」（O, I am slain!）。換言之，觀眾其實並沒有真正看見殺人這件事，這個動作，在掛毯的利用下，很技巧地被遮掩了。

至此之後，要一直到這齣戲快結束時，我們才再一次見識

到殺人的場景。Hamlet與Laertes展開了一場比劍，但Hamlet並不知道Claudius與Laertes合謀，在Laertes的劍上塗了毒藥。Claudius還額外準備了一杯毒酒，準備賜給Hamlet。

接下來，陸續有四個人在觀眾眼前死去。先是Gertrude幫Hamlet喝下了毒酒，中毒身亡。然後，在Laertes告訴Hamlet真相：自己與他都中了劍上的毒藥，無活命希望，而這一切都是Claudius的陰謀。之後，Hamlet衝向Claudius，刺了他一劍，讓他喝下毒酒，使Claudius成了第二個死掉的人。再來，死前吐露完最後的真言，Laertes也死了。主角Hamlet在與好友Horatio交換臨別贈言之後，成為第四個在舞台上倒下的人。

一下子死了四個人，數字上看，好像非常慘不忍睹，但這裡莎士比亞作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安排：

首先，這一切都發生得很快。Gertrude倒下後，僅間隔17行台詞，包括Laertes說明一切陰謀的8句，Claudius也死了。緊接著，說完最後5句台詞，Laertes也死了。主角Hamlet與摯友Horatio進行臨別的交談，31句台詞之後，也死了。換句話說，四個人相繼倒下，只發生在前後53句台詞的交談裡。

另外，從Hamlet倒下開始算起，到全劇結束，主要是Horatio與Fortinbras之間的對話，不多不少，剛好50句台詞——莎士比亞沒

有讓四具屍體暴露在觀眾眼前太久。

100句台詞有多短？在這齣戲中，Hamlet一個人就有1569句台詞，號稱是戲劇史上台詞最多的角色。但在這最後必須以殺戮來終結一切恩怨的場面，莎士比亞沒有讓Hamlet或任何角色再來多言多語。殺人的場面發生得很快，結束得更快，時間上，莎士比亞把這本來可以好好利用的聳動場面，儘量縮短了。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這裡倒下的四個人都是中毒死的。沒有人在這裡是致命於武器或肢體上的暴力，譬如，被一劍穿心或刺入胸膛等等。請你想像一下，比較起來，舞台上，中毒而死的表演，是比較不血腥的。當然，這樣的死法也相對比較不明顯，所以莎士比亞甚至要讓Gertrude臨死前向Hamlet，也是向觀眾，再解釋一下自己是中毒而死的：「The drink, the drink! I am poison'd.」（— 那酒，那酒！— 我中毒了！）

接著，Laertes的8句台詞也解釋了自己與Hamlet將不久毒發身亡。那麼，這一切陰謀的主使Claudius呢？

請你回到第一段，再看一次那段對話，特別是Claudius臨死前的最後一句台詞：「O, yet defend me, friends; I am but hurt.」（啊，朋友們，還要保護我，我只是受傷了。）

讓我們先回想一下Claudius在這齣戲裡占的分量：他不但是最

後這場比劍陰謀的主使，更是整齣悲劇的禍首：他謀殺了Hamlet的爸爸，進而篡位、娶了Hamlet的媽媽。當他送Hamlet去英格蘭時，寫給英格蘭國王的密信，是企圖把Hamlet在英國殺掉的。簡單說，他是這齣戲的大壞人，是與Hamlet勢不兩立的大反派。

這種好人最後把壞人殺掉，完成復仇的結局，不只是在當時的「復仇悲劇」，就連今天很多香港或好萊塢電影中也時有所見。為了大快人心，或是製造戲劇高潮，常常見到好人在給壞人最後致命一擊之前，會長篇大論一番。或是倒過來，壞人明明可以殺掉好人，卻要囉哩巴嗦一下，結果反而給了好人或好人的朋友機會，不但讓好人逃脫，還讓自己喪命

不管好人還是壞人，這個時候都容易變得很多話。但是這個時候的多嘴多舌，除了延長殺戮的場面，渲染感官上與情緒上的衝擊外，通常只是讓戲劇變得更煽情而已。這對明白「殺戮的動機與理由，比殺人的場面重要。」的劇作家，譬如，莎士比亞來說，這種「多嘴多舌」其實很不必要。

另一方面，就像導論中所提過的，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在跟演員一起工作的狀態下完成的。可以想見，莎士比亞不願意看見的「多嘴多舌」，對扮演Hamlet或Claudius的演員來說，一定非常有吸引力——在這裡不讓演員「多嘴多舌」，等於是剝奪了一次演員

表演的大好機會。在這裡，劇作家的思考與演員的企圖是有可能彼此相抵觸的。

我是這樣認為的：成熟期的莎士比亞，在與演員拔河的過程中，應該已經有了一定的分量，不致於凡事都要聽命於演員的，特別是像扮演Hamlet這樣明星級的演員。但另一方面，他還是要很技巧地規範演員，讓演員能接受他的想法。Claudius最後的這句台詞，其實就是一個很技巧的例子。

這句台詞應該也被看成是一句舞台指示（stage direction）。「舞台指示」就是劇作家在劇本中寫下來，告訴演員做什麼、不做什麼，卻沒有被演員說出來的部分。當劇作家後來獨立出來，成為一種的專門行業，可以像小說家或詩人一樣，在書房，而非在排練場完成劇本時（像今天這樣），劇作家必須用舞台指示，告訴那些可能與他素昧平生的導演或演員，什麼是他期待在舞台上發生的動作、場面等等。在這裡，劇作家像是劇本的主人，劇中世界的創造者，演員與導演基本上被認為要聽命於這個像上帝一樣的劇作家——雖然，許多導演喜歡自作主張，通常不會乖乖聽話。

像上帝一樣，意思是說，這樣的劇作家很像不食人間煙火，根本不在這個世界裡，但莎士比亞可是「在世界之中」的。莎士比亞的劇本中，舞台指示用的非常的少，一部分是因為他的演員

跟他一起工作，很多意思都不需要再透過舞台指示來傳達，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地位沒有那麼高高在上，演員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地非要遵守他的意思不可。實際的情況是：演員為了博取觀眾的歡迎，甚至常會有即興演出的狀況，在可以掀起觀眾情緒的地方，把台詞重複說一次，甚至自己隨意加上幾句台詞，這都是可能的事。

在後來的戲劇發展中，舞台指示的確可以為演員提供很多需要創造力的挑戰，劇作家與演員明白，即使不說話，肢體、姿勢或表情也可以帶來精彩的表演——但這比較是後見之明了。莎士比亞的時代，表演有很大一部分還是依賴對詩句般台詞的朗誦，或者，扼要地說，表演就是語言。

莎士比亞當然明白語言之於演員表演的重要。因此，在與演員拔河的過程中，譬如，在關鍵的時候阻止演員「多言多語」，用台詞來規範演員，成了他可以用的手段之一。在這裡，台詞具有舞台指示的功能，換句話說，莎士比亞讓演員說話（台詞），以致於讓他們不說（可能即興演出的「多言多語」）。

回到Claudius最後那句台詞來：在這句話之前，是Hamlet衝了上去，用蘸了毒的劍，像舞台指示「stabs King」（刺國王）所要求的一樣，刺了國王一劍。這是這個劇本中，最大的反派，最大的壞人，得到報應的一刻。按照「復仇悲劇」的慣例，這裡

# HAMLET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很可以是Hamlet一劍狠狠地刺向Claudius，痛快復仇，甚至來上一番「多言多語」——但我相信，這不是莎士比亞要的。

為了避開這些「復仇悲劇」喜歡渲染的殺戮場面，他先給了Claudius一句台詞：‘O, yet defend me, friends; I am but hurt.’（啊，朋友們，還要保護我，我只是受傷了。）這等於很明白地告訴觀眾，他只是受傷，也規範了演員，避免他們做出一劍斃命的表演。在這裡，Hamlet只能演出用劍刺向國王，但或許沒刺準，或許國王避開，使這一劍讓國王「只是受傷了」。

但是受傷的國王很有機會在這個時候「多言多語」，就算劇本沒有，扮演Claudius的演員也可能即興發揮一番。可是莎士比亞藉著給Hamlet下面的台詞，杜絕了這個機會：

Here, thou incestuous, murderous, damned Dane,

Drink off this potion. Is thy union here?

Follow my mother.

（好，你這個亂倫殺人該死的丹麥王，喝下這杯藥去！你的珍珠在這裡面吧？跟我母親去！）

再一次，台詞等於是舞台指示。根據這個台詞，Hamlet必須馬上要把之前Gertrude喝過的毒酒，強行灌入Claudius的口中。這等於不給演Claudius的演員任何開口「多言多語」的機會，讓這個大壞人償命的場景，很迅速地結束。

而這一切，只是因為作為一個劇作家的莎士比亞，開始堅持一個在古希臘悲劇中，就已被強調的講究：戲劇中，是那些殺人的動機與理由，比殺人的場面重要。

請你做個小實驗：拿起家中的電視遙控器，在那幾個專門放電影的頻道上來回瀏覽，算算看，一分鐘之內，你會看到幾次殺人的場面？

## 6.

人不是實驗室中的動物，但人的確生理上是一種動物。當面對某些刺激的時候，大部分的人會因此有反應。只是這樣的反應是被動的、機械的，不需要經過「思」的努力與掙扎。而戲劇，不管是發生在劇場或電影院，碰巧是一個很容易提供刺激，製造興奮的地方。藉著提供殺戮的血腥場面，或是性愛與裸體，戲劇很容易帶給觀眾刺激，讓觀眾high起來。

要撩撥觀眾這種情緒，實在不是一件困難事。那是為什麼大部分商業電影中，充斥著殺人、暴力、性或是令人驚訝的視覺景觀或場面（爆破、追逐、甚至包括火爆激情的爭吵）。這樣的戲劇，把觀眾設想成是這樣一群人：他們走進劇院或是電影院，是為了找樂子、找刺激，尋求一種情緒上的興奮或是感官上的spa。於是，這樣的戲劇像是一種催眠的工具，讓一群觀眾像被通

了電流似的，在面對戲劇時裡顫抖不已。

但戲劇可以不只是如此。

必需說明一件事：我不是說，只要把殺戮、暴力、血腥、性愛等等從戲劇中趕出去，就會有好的戲劇作品產生。事實上，也有許多好的戲劇作品運用了這些元素。戲劇不會因為服從了哪種道德規範就因此動人了起來！

但是當戲劇只倚賴這些元素，只想成為提供觀眾刺激的「興奮劑」時，不但是戲劇的可能性被低估了，觀眾的智力也是。很慶幸，古希臘悲劇的劇作家不甘願如此，還有，我相信，莎士比亞也不苟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抑制了自己，限制自己不取巧於這些煽動性的元素。從這樣的限制出發，他們的創造力進一步探討了那些殺人的動機與理由（也是那些悲劇的動機與理由），也提升了戲劇上的視野與技巧。

而這些努力，都可以在Hamlet這個劇本中看到。



## 九十八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收件時間：98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參選資格|教師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公私立各級學校專兼任及退休教師並領有教師證書或立案學校之聘書。|學生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內外各級學校在學學生（含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徵選組別與項目：|教師組|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古典詩詞、音樂作曲、童話。|學生組|傳統戲劇劇本、短篇小說、散文、古典詩詞、音樂作曲。◎報名方式：線上報名，報名請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index.asp>。◎簡章備索：請逕至（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服務台索取；函索者請填妥回郵信封（貼足郵票每份元/限時12元），並於信封註明索取「文藝創作獎簡章」字樣；或於本館網站（<http://www.arte.gov.tw>）下載。◎洽詢電話：02-23110574分機110或236。